

THE TYRANTS

THE DAGGER AND THE COIN

暴君铁律

龙族遗产 [卷三]

[美] 丹尼尔·亚伯拉罕 / 著 董宇虹 / 译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THE TYRANT'S
LAW

重慶師範學院圖書館
暴君鐵律

龙族遗产
(卷三)

[美] 丹尼尔·亚伯拉罕 / 著 董宇虹 / 译

重慶出版集團  重慶出版社

The Tyrant's Law

Copyright © 2012 by Daniel Abraham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, Armonk, New York, U.S.A.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2017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 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（2012）第107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龙族遗产. 卷三, 暴君铁律 / (美) 丹尼尔·亚伯拉罕著; 董宇虹译.
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7.1

The Tyrant's Law (The Dagger and the Coin)

ISBN 978-7-229-11294-3

I. ①龙… II. ①丹… ②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133967号

龙族遗产（卷三）：暴君铁律

LONGZU YICHAN (JUANSAN) : BAOJUN TIELV

[美] 丹尼尔·亚伯拉罕 著; 董宇虹 译

联合统筹: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

重庆史诗图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邹禾 肖飒 唐凌

特约编辑: 王伦航

封面图案设计: 郑晓君

装帧设计: 谢颖设计工作室

责任校对: 郑小石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

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9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13.5 字数: 320千

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1294-3

定价: 55.80元

如有印装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提灯的火苗晃了晃，米罗闻到一股刺鼻的油味

他不愿被困在漆黑的神庙里，在墨一般的黑暗中摸索着返回老吉洛特身边。可他站起身，却迈不开离去的脚步。他还得做点儿什么，至少要摆个姿态，才能把这一切变成属于他一个人的秘密。

“我会守护这个秘密，”细弱的声音在厅中回荡，“没人能从我口中把它挖走。”

身前的静谧石像似乎有了回应，它在认可、甚至是感激。这当然是幻觉，就像水之语一样虚幻。但真假并不重要。他将把这一刻，连同身后的大海、眼前的巨龙，永远埋在心里，带到土下。

一声巨浪翻滚般的咆哮响起，米罗吓得往后一退。庞大的雕像动了，活力如波涛般掠过它身侧，尘土簌簌洒落。它动了动前爪，抬起头，张开大嘴打个大大的呵欠。它嘴里的血肉湿润而乌黑，炙热的呼吸散发出油味，在空气中留下了蒸馏葡萄酒般的味道。随后，它垂下巨大的头颅，在折起的前爪上换个姿势，重归静止。

序章 幕洛村的米罗

Prologue: Milo of Order Murrot

黑暗中，米罗脚下一滑，单膝跪到地上。海滩的碎石划破了皮肤，鲜血渗出，染红了绑腿的涂油羊毛。老渔夫吉洛特停下脚步，回头看着他，举起手里的提灯，疑惑地挑起一道白色的眉毛，仿佛在问，你是要跟上来，还是留在这里？北边，海浪拍打着冰岸。南边，笼罩在浓浓夜色中的村子等待他们归家。米罗强迫自己站起来。这么一点点血，不碍事。老天作证，他失去的已经够多了。吉洛特点点头，转身继续跋涉在悠长崎岖的海岸上。

他们的脚步声与海浪的节奏交织在一起，如同一首复杂的婚礼舞曲。米罗都能想象出小提琴的颤抖弦音和贝壳鼓的敲打声了。他曾听说，在所有十三个人类种族中，哈维金族对音乐的品味最高雅。不过公正地说，这话他也只从哈维金人口里听过。音乐声中，响起一个女子的声音，哀怨地和着琴声，唱着靡靡之音。米罗回过神来，自己又幻听了。父亲把这现象称为“水之语”。以前他也听过几次，有时是在黎明前的昏暗中乘船出海时，有时是在北方的冰冷海水中劳碌一天疲

倦地返回岸边时；有时他能听到音乐，有时则是聊天或争论。有些格外年长或特别年轻的人声称，那些声音都是真的，是淹族呼唤兄弟种族的声音。米罗的父亲则骂他们胡说八道，说水之语不过是人脑在冰与水的呼啸影响下产生的错觉，所以米罗也这样相信。

离村子最近的海岸十分崎岖，处处是悬崖和岩石沙滩，盘踞着肥大的绿色螃蟹和雪灰色的海鸥。天空中有时舞动着绿色和金色的极光，但今晚只有低沉的乌云和风雪欲来的气息。月亮时不时地从云后挤出，看这两个男人一眼，又羞涩地躲回去。不对，不是两个男人——暂时还不是——而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即将成为男人的男孩。就在今早，米罗还只是个孩子，但今晚入睡之前，他将成为男人。只是目前的他仍处于危险的中间地带，既非前者，也非后者。所以此时此刻，他才出现在这儿。

米罗明白，最好不要直视吉洛特那盏提灯里的光，因为那小小的光点会让他眼花。他最好把目光集中到阴影上，好让眼睛适应黑暗。可他的目光总会不由自主地瞟向火焰，剩余的意志力也不足以把眼睛拉开。侯斯卡的海岸线上分布着数百个小渔村，每个都有自己的村会、仪式、秘密、标志和传说。有些村子间的流血冲突已持续了几代，以致纷争的起因都已遗失在悠长的历史岁月中。满脸蓝色与红色刺青的伍曼村村民曾经凿沉勒斯村的船，一身绿点的勒斯村村民则烧毁了伍曼村的腌制房，直到鲁俞帕尔的长老会派人过来强迫他们和谈。在有些村会里，成为男人意味着要自己打造一艘小船，然后出海航行一个月。另一些村会则要求哈维金族男孩斋戒，耗光他们的肥厚脂肪，让他们瘦得只剩一层皮。至于幕洛村的米罗等人，他们要先做一系列准备：歌唱欢庆一整晚；最后一次在女人的屋檐下过夜；第二天从清晨到黄昏，在冗长的仪式上相互战斗、厮打，搞得后背伤痕累累、膝盖颤抖无力。

这些都完事之后，才是神秘的人会仪式。没有一个男孩知道仪式

会是什么样,男人们也都绝口不提。即使到了此时此刻,米罗也只确切知道一点:仪式要求他在一年中最长的夜晚走过低潮的海岸。

吉洛特闷哼一声,往左跨出一步。头昏脑涨的米罗还没搞懂为什么,已经一脚踩进石头之间的一摊冰水。寒冷刺痛了他的脚趾。若是换成其他种族——原血族、查古族、亚姆族,包括满身油亮皮毛的可肖丹族——在这样的夜晚拖着一条湿透的腿,都有可能面临冻死的危险。但龙族赋予了哈维金族抵御寒冷的能力,所以对米罗来说,这点湿寒,不过是倒霉日子里的又一次打击罢了。

吉洛特长长呼出口气,停下脚步,从帽子里抽出一根骨烟斗。他把烟叶塞进烟碗,用灰色的烂牙咬紧烟嘴,凑近提灯,像婴儿吮奶似的吸了口烟。他的脸上爬满刺青与皱纹,犹如迷宫。他望向米罗,神情肃穆,说明今晚的目的地已经到了。老渔夫把烟斗递过来。米罗考虑了一下,吸烟时要不要假装咳嗽?男孩是不准抽烟的,但大多数人早就从父亲或哥哥那里偷偷尝过味道。骨碗摸起来很温暖。米罗深吸一口。烟灰闪烁,就像达提奈族的明亮眼睛。他一定做对了,因为吉洛特露出了微笑。

“听我说,”吉洛特开口道。忽然听到一个并非出于自己脑海的声音,米罗吓了一跳。“在哈维金族所有村子的村会中,只有我们掌握着世间最大的秘密。你有没有在听?有些事,只有我们知道。”

“在听。”米罗回答。

“柯尔之子乔森,还记得他吗?”

米罗点点头。

“他不是被渔网缠住淹死的。”吉洛特说,“你即将知道的秘密,只有村会的男人知道,但乔森却对外人说了,所以他父亲杀了他。如果你敢泄密,你父亲同样会杀死你。你在这里听到的秘密,除了我们,永远不能让外人知道。明白吗?”

米罗点头。

“说话。”吉洛特要求，“这个时刻，不许有任何含糊。”

烟草的暖意澄清了米罗的大脑，缓和了身上的痛楚。他又吸一口，从鼻孔喷出烟雾。一阵格外猛烈的海浪咆哮着拍打在岩石海岸上，又退回墨水般漆黑的大海，留下形如尖矛匕首的冰块。

“今晚在这儿听到的事，如有四处散播叫我不得好死。”

“而且没人知道死因，”吉洛特补充，“连你母亲也不例外。如果你有老婆，她也不会知道。对所有人来说，你的死只是一场不幸的灾难，仅此而已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米罗说。

吉洛特舒缓一下宽阔的肩膀，脊梁骨的关节像小树枝一样噼啪作响。

“你知道睡个好觉之后醒来的感觉吗？”吉洛特问他，“你会做些温馨的美梦，比如跟死去的阿姨一起喝羊奶，或者其他类似的荒唐事，然后你醒了，一切就都消失了。也许你做梦做累了，所以忽然醒了过来；或是有条狗突然吠叫，把你吵醒了。你迷迷糊糊，不知身处梦中还是现实。不过不要紧，所有貌似真实而完整的梦境都会消失，会从你的脑海中褪去。等你早上起床出门忙碌时，你甚至记不清自己梦到了什么。”

米罗又吸一口烟。他的膝盖没那么抖了，后背的疼痛也缓解了些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注意到吉洛特有点儿懊恼地瞪着自己。他摇摇头。

“再问你一次，这回专心点。你知道睡个好觉之后醒来的感觉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很好。那我告诉你，整个世界就是一场会消失的梦。你、我、大海、天空，所有讨厌的一切，全是龙族的一场梦。如果最后一头龙醒了，我们就完蛋了。一切发生过的事都将消退，化为虚无。”

他的语气平铺直叙,像在讨论天气或是今天的渔获够不够好。米罗在等待,以为这个寓言还有下半节。又一阵海浪拍打在岩石和冰块上。在映着提灯的昏暗光线的照映下,吉洛特显得有些窘迫。

“好吧,”老人转身背对大海,“在这儿等也没什么意思。来吧。”

起初,米罗以为要回村,在他那疲惫得快要停转的脑袋里,愉快和失望开始争夺地盘。但吉洛特并没带着他走向昏暗的村庄,而是走向一堵峭壁。潮汐起落数百年,磨蚀了陆地上的坚硬岩石,卷走了泥土,令世界的骨骼暴露在外,其间布满洞窟和隧道,成为许多黑暗中的黑点。吉洛特朝其中一个洞口走去,提灯在身旁摇晃。老渔夫没有收回烟斗,让米罗暗暗感激。

山洞深入大地。路上满是海草与浮木,成了螃蟹与冰蛇的完美藏身地。盐水和腐烂的味道充斥着冰冷的空气。吉洛特举起小提灯,一边喃喃自语,一边蹒跚着走入黑暗。米罗跟在后面。山洞更深了,转弯,现出一条隧道。棕色、灰色和黑色的鹅卵石也变成近乎发亮的绿色。米罗曾见过一把用龙玉制成的小刀,永不折断,永远锋利。这地方看起来就是一样的质地。一条黑色的水痕标识出海水在涨潮时所能到达的极限。米罗没想到他们已经爬了这么高,但他的神志依然不太清醒。也许在隧道里,他曾失神了一会儿;也可能吉洛特给他的烟草里混了些许不大友好的植物种子。

“这边,”吉洛特低声招呼,“去看看吧,不过,该死的,记得安静。”

老渔夫递过提灯,脸色阴森而不安,米罗觉得他是在害怕。男孩伸手接过提灯,握住灯杆。铁手柄刮蹭着手掌,焦虑如毒蛇一般从疲倦和疼楚之上爬过。吉洛特点点头,示意米罗往前走,顺手从他牙齿间拔走了烟斗。老人沉下宽大的臀部,蹲坐下来,仿佛要在黑暗中等上一辈子。米罗朝前走去。

隧道通往一个大洞。米罗长这么大也去过许多盐洞,它们都是天然的裂口,里面的柔软石块或矿石早已风化,只在世界的躯壳上留下

一个个大洞。他甚至在一个洞里发现过走私客的营地残迹——腐烂的剑刃、碎落的陶器。但此时此刻，他走进的大洞却跟那些天然洞窟完全不同。洞壁是绿色的，垂直方正，上面刻有黑色的线条，绘成令米罗毛骨悚然的图案。墙上有些小洞，用来插铁烛台，但铁器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无影无踪，只在小洞下面留下一道道黑色的锈痕。在他面前，巨洞中央，有一座比房子还大的龙像。龙鳞如午夜大海般漆黑，覆盖着一层又一层苔藓地衣；紧闭的龙目比米罗的脑袋还大；宽大的龙爪搁在地上，可把他的整个身体踩在脚下，不露一点痕迹；巨大的龙翼折起来收在身侧。

米罗发现自己在流泪。他根本无法形容眼前这头可怕生物的威严美感，也不知怎样表达由它引起的寒入骨髓的恐惧。他压低声音赌咒暗骂。可在巨大的龙像面前，脏话也成了祷告。他伸手抚摸宽大的鳞片，心脏在胸腔中狂跳不止。

是石头。冰冷、坚硬、死寂。

他曾听说，有些大城市里会有这类遗迹——年代久远、仿佛对照活物雕成的龙像，巨大的爪印，不可思议的动物壁画与高塔。他曾听说，渔夫们曾在冰海迷雾中见过神秘的大船，但那些船从不靠岸。他曾听过无数传说与神话，但从没见过这样的实物。直到此时此刻。他跌坐在地，盘起倦怠的双腿。洞底神庙的地面冰冷而粗糙。温热的泪水滚落脸颊，但他毫不羞愧。他的胸中甚至生起一股暖意，不单因为知晓了秘密，更因为自己终于长成了男人。他在想象：数十年前，头发乌黑、脸庞光滑的吉洛特坐在这里会是什么样子；他的父亲和哥哥们会是什么样子。那些男人都保守着这个秘密，任何友谊、关爱或忠心都无法帮助米罗跨过这道坎。但是现在，他跨过去了。他知晓了他们的秘密，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。他不再是孩子了，而是幕洛村的男人。还有，没错，这个秘密，他将带入坟墓。

提灯的火苗晃了晃，米罗闻到一股刺鼻的油味。他不愿被困在漆

黑的神庙里，在墨一般的黑暗中摸索着返回老吉洛特身边。可他站起身，却迈不开离去的脚步。他还得做点儿什么，至少要摆个姿态，才能把这一切变成属于他一个人的秘密。

“我会守护这个秘密，”细弱的声音在厅中回荡，“没人能从我口中把它挖走。”

身前的静谧石像似乎有了回应，它在认可、甚至是感激。这当然是幻觉，就像水之语一样虚幻。但真假并不重要。他将把这一刻，连同身后的大海、眼前的巨龙，永远埋在心里，带到土下。

一声巨浪翻滚般的咆哮响起，米罗吓得往后一退。庞大的雕像动了，活力如波涛般掠过它身侧，尘土簌簌洒落。它动了动前爪，抬起头，张开大嘴打个大大的呵欠。它嘴里的血肉湿润而乌黑，炙热的呼吸散发出油味，在空气中留下了蒸馏葡萄酒般的味道。随后，它垂下巨大的头颅，在折起的前爪上换个姿势，重归静止。米罗又听到一个声音，像小女孩的笑声，尖细、微小、歇斯底里。然后他意识到，这是自己的声音啊。

一只长满硬茧的手抓住他的头发，把他往后拖，另一只手捂住他的嘴，堵住他的呼喊。吉洛特满脸怒容，一把抄起还在燃烧的提灯，把米罗推回隧道。很快，周围的墙壁变得柔和而浑圆，耳边又回荡起海浪的轻响。直到二人返回石头海岸，吉洛特才停下脚步，举起提灯。

“我跟你说过，如果龙醒了，世界就完蛋了。”老渔夫怒道，“我叮嘱你安静。臭小子，结果你在干什么？”

“对不起。”

吉洛特厌恶地吐了口唾沫。再次开口时，他的声音充满轻蔑。

“幕洛村的盖坦之子米罗，我见证，你已经长大成人了。该死，但别得意忘形了！”

克莱拉·安娜李尔·卡连姆

前欧得灵山男爵夫人

Clara Annalise Kalliam,

Formerly Baroness of Osterling Fells

克莱拉在昏暗的出租屋醒来，窗外是熟悉的街道的喧闹声。黎明尚未将房间由漆黑变成灰暗，但很快就会了。她的窗户不是玻璃的，而是涂过油的羊皮纸，刚好透进少许光线和大量寒意。她把羊毛毯拉到下巴，身子紧贴纤薄的床垫。街边的夫妇又在吵架，他们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吵。那个丈夫是个酒鬼，徒有破败的男人躯壳，内里却还是个小孩；他老婆则是个泼妇，吸食男人的鲜血，吞食男人的自由。丈夫出去鬼混，老婆就把丈夫挣来的钱全都送给弟弟。两夫妻间的孽债都能写本书了，字里行间全是沉闷与哀伤。最可悲的是，克莱拉心想，他们始终没搞明白，生出这所有怨恨的，恰恰是爱。没人会为自己不关心的人在街上呼喊、哭泣。她不禁猜想，如果她去找他们，告诉他们是多么、多么地幸运，对方会是什么反应呢？

终于起床时，房里的亮度刚好够她看到自己的呼吸在寒冬中化成雾气。她迅速穿好内衣，套上裙子。裙子的绑绳在身侧，不用女仆帮忙也能自己绑好。若在别的形势下，她现在还应该穿着丧服。但她丈

夫既然是叛国贼，被摄政王亲手处死，那么服丧的规矩也应有所改变。她只在手腕上绑了根小布条，还用袖子挡住。只有她自己知道布条的存在就够了。

她借着渐亮的光线洗脸、梳头。街上的声音变了——车辆在摇晃，车夫在吆喝，狗在吠叫。这是坎尼普在深冬时的声音。道森讨厌在都城过冬。他会用轻蔑的语气说：不过是冬务嘛。像他这种出身的男人，应该把冬天花费在自己的领地，或是跟随国王冬猎。当然，领地如今已不复存在了。摄政王盖德·帕列库殿下把那块土地收归国有，留待日后作为奖赏赐给他想要奖励的人。克莱拉靠两个小儿子凑钱养活。至于长子巴列斯，只有老天知道他去了哪儿。她的亲生女儿则紧攥着丈夫的姓氏，祈祷朝臣早日忘记她曾经姓过卡连姆。

大堂里，文森·寇尔坐在炉火前等她。虽然城里无猎可打，甚至主人也已经死了，但他还穿着驯犬师的皮衣。他对克莱拉的爱荒唐至极，却点亮了他的双眼。克莱拉进来时，他迟疑了一下。这时的文森谈不上高贵，但确实讨人喜欢，克莱拉不由对他心生怜悯。

“我给您留了碗今早的麦片。”他说，“我正在泡茶。”

“谢谢。”克莱拉回答，在小铁炉旁边坐下。

“夫人，今天我能跟您一起出去吗？”这是他每天早晨必问的问题，就像一个孩子，请求敬爱的老师批准。

“我很乐意有人陪，谢谢。”克莱拉也经常这么回答。经常，但不代表总是这样。“今天我有几件杂事要办。”

“遵命，夫人。”文森回答。他没问什么事，因为他知道。

克莱拉要推翻王室——如果可能的话——扳倒盖德·帕列库。

虽然没有成型的计划，但她一直生长于朝廷，见识过许多悄无声息的战争——就是通过社交手段进行破坏和颠覆的。其中的秘诀早就不是秘密了：建立友谊和人脉，八卦各种琐事，倾听闲言碎语。这类战争的失败者，要么因为缺乏耐心，要么喜欢强迫他人赞同自己，或是

捏造虚假的丑闻。刻意制造机会的人都会失败；而等待机会的人几乎总能成功。

大多数日子里，她的第一站是深渊西岸的面包店，店主是少数在坎尼普安家的亚姆人之一。他身材粗壮，下巴上竖着獠牙，上面刻有克沙特部落的花纹，看上去像是异域风情展上的收藏品。但他说起话来却没有一点口音。

“啊！鸽子女王来了！进来吧，进来吧。”

克莱拉觉得店主给自己起的外号有些无礼，但还是露出微笑。

“梅连，今天早晨怎么样？希望你妻子好些了。”

“好多了，夫人。”面包师应答着，从柜台后面扛起个布袋，里面装着陈腐的肉卷和昨天剩下的小面包，“我会向她转达您的问候。”

只要不挥霍，克莱拉的钱还算充裕。换一种花钱的方式，她也能过得很舒坦。每天来到这里，新鲜面包的香味混着蜜糖和烤坚果的味道，浓郁而朴实地诱惑着克莱拉。她在柜台上放下两枚小硬币，面包师熟练地扫进宽大的手掌。

“鸽子们今天也吃得不错。”他咧嘴微笑。除了装饰过的獠牙，他其余的牙齿也很宽大，因岁月和咖啡的浸泡而枯黄。

“也许它们会感激我的。”克莱拉微笑着回答。文森接过布袋，帮她开门。

街面上不是白色的残雪就是黑色的泥泞。泛白的乌云低压在空中，洒下一阵阵冰粒，大小仿若婴儿的牙齿，太紧算不上雪花，太软又算不上冰雹。空气里湿气很重，温度很低。各大家族早已离城过冬，但街上还是一样拥挤。过去一年留下太多尾巴需要收拾——与阿斯特里堡那场迅速取胜的战争，随后是城墙内爆发的注定失败的起义。街上的重建迹象十分明显：有的车子拉着大块木料，送往北边被烧毁的贵族府邸；有的车子满载大理石和花岗岩，吱呀作响地朝宫殿驶去，修补倒塌或烧得无法清理的墙壁与门面；还有，即使到现在，仍有囚犯

在拖拽各种残骸——残旧的路障、破烂的马车,有时还有贱民的尸体。它们被拖到大桥中间,然后被丢入悠远的深渊中,与垃圾混在一起。曾经的城市已成过去。如今的坎尼普忙乱得像被踢翻的蚁巢,正在努力重建。至于它能建成什么样子,克莱拉没想那么多。

囚桥是深渊上最南边的一座,也是最古老的。它的设计十分简朴,充当桥身的粗大树干上涂着深色的焦油,预防虫害和垮塌。寒风摇晃大桥,吹得它像海上的航船一样嘎吱嘎吱响。城里的罪人被关在吊在桥下的囚笼里,在他们和深渊底部的巨大落差之间,只有粗大的铁链和厚实的编制皮带。囚桥中间——正如每天早晨一样——聚集着囚犯的亲友们,试图隔空送下足够的食物和饮水,好让他们熬到刑满结束。如果哪个犯人没有老婆孩子每天来送来面包和水,那他死定了。就算只服刑一个星期,也能要人老命。王室没有照顾囚犯的义务。克莱拉曾听说,在杀人犯和盗贼中间,也有兄弟会一样的联合组织,他们预先收取会费,一旦有成员落到法官手里,就会负责给他们送吃的。她在桥上见过一些人,可能就是这类组织的成员。但大多数时候,来桥上的都是家属。蓬头垢面的瘦小女人会用麻绳降下篮子,眼神绝望的男人则往妻子或爱人的手中丢下奶酪。有传闻说,有人送食物时身子探得太过,结果掉了下去,笼中囚犯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救星划破虚空,坠入遥远的深渊。

桥上还有其他人,多数是男孩,跑来往桥外撒尿,或朝囚犯头上砸动物死尸和腐烂的水果。城里的卫兵懒得阻止他们,甚至还会鼓励。也有传闻讲这样的孩子如何失足坠落,但人们说起这类故事时,语气一点也不严肃。

克莱拉从囚桥这一头走到另一头,缓缓送出布袋里的面包。这一位是小偷的老婆舒乐,她从克莱拉手中接过昨天的肉卷,交给冻得半僵的丈夫。那一位是查古人卡西安,长着一对灵动的狗耳朵,耳尖冻得发紫,来看望自己的父亲。还有因妹妹逃税而被捕的贝林,儿子弄

死了邻家小狗的塔拉卡利。克莱拉把面包送给所有人。她在每个人面前停下，询问他们的名字，倾听他们的故事，轻抚他们的手臂、肩膀或双手。她以一个慈善家的身份来到这里，见证却不审判，同情却不怜悯。

虽然家属们并不知情，但克莱拉正在把他们当作盟友来拉拢。

布袋空了之后，文森把它收起，塞进腰带。两人一起来到桥东的尽头，再转向北，朝王堡走去。街道一路变宽，建筑更加华丽。很快，克莱拉和文森就进了富裕的住宅区，再走不久就进了贵族区。这里的街道有仆人打扫，黑色的鹅卵石上没有马粪和陈冰。运货的车辆纷纷给马车和轿子让道。这里的房子有三四层楼高，府邸里有花园和空地，种着树叶落光的大树和枯败的树篱。克莱拉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就在这样的街区里度过，心安理得地乘着马车来来去去。仅仅数月之前，她还是欧得灵山男爵夫人和元帅之妻。此时此刻走在这里，她却有种身处异乡的感觉。她在一间咖啡馆逗留一会儿，买了三个鸡肉馅饼和一袋兑水葡萄酒。柜台后的女孩假装不认识她。

回到街上，克莱拉转向东。如果往北，路更近些，但那边的街上耸立着神庙，供奉着盖德·帕列库从克沙特带回的蜘蛛女神，而克莱拉不想见到红色丝旗和八方徽章。正是那个新宗教对王室的影响，导致了道森的行动；而道森的行动又导致了她的人生剧变。

喊声突然响起。第一声听不出是什么意思——也许是愤怒、旧友重逢的喜悦，或是车夫在呵斥马匹——但第二声毫无疑问很痛苦。克莱拉和文森对视一眼，一言不发，转入旁边一条狭窄的小巷，朝一个私人广场上聚集的一小群人走去。文森走在前面，背影显得温柔又不容抗议，却没有一点冒犯的意味。克莱拉紧随其后，任由他拉着自己的手，以免人群把两人隔开。很快，他们就走到了最前面。太快了。

眼前的提兹奈族女孩穿着仆人的袍子，身上的深色硬鳞片被鲜血染得更黑。她蹲在街上，双手抱头。站在她身后的男人手握棍子，再

一次朝她打去。男人穿着摄政王御前卫兵的镀金盔甲，旁边还站着一位棕袍祭司。克莱拉看看身边人群的脸色，有的苍白而惊恐，但更多的是饥渴和兴奋。

“夫人，我们帮不上忙。”文森·寇尔在她耳边轻语，“如果我们插手，她的下场会更惨。我们走吧。”

回答他们吧，克莱拉向女孩默默恳求，不管他们想知道什么，都告诉他们。

然而卫兵并没有提问，祭司则面无表情地旁观。克莱拉的牙关咬得生疼，她转过身，不用文森帮忙便挤出人群。两人回到大路上。她迈出的每一步都在颤抖。

“你说，这只是我的感觉呢？”她问他，“还是这类事情正在增多？”

“夫人，因为她是提兹奈族。有传闻说，之前的事是提兹奈族主使的。”

“才不是呢。”克莱拉阴郁地一笑，“要道森听从外国人的指使，就跟要他听从自家猎狗的命令一样难。”

“是的，夫人。”文森说。

“你想说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。只是……您刚才说的是外国人，夫人。而那女孩很可能一出生就是安提亚的臣民。坎尼普的提兹奈族确实少，也不大跟其他种族来往，但他们仍是本地的居民。”

“你明白我的意思。”

“是的，夫人。”

本来她想就此打住，把怒火藏进心里，转化为决心。她想昂起头，顺着这条再也不属于她的街道走下去，并且保持沉默。所以，当言语强行涌出喉咙，带出来的只有无力、低沉而悲伤的哽咽。

“这是怎么了？西米恩走了。道森走了。我的国家到底怎么了？”

文森从喉间轻轻应和一声。她原本没打算说话，更没指望驯犬师